

吳幹老師的風範

(本文插圖刊第33頁)

● 易勁秋 (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

中大遷校出力最大

民國二十七年夏天，我在成都讀完了高中三年級上學期，正打算回到富順家中過暑假，有一天看見報載教育部舉辦第一屆大學統一招考新生的公告，規定同等學力可以報考，成都是一個考區。我於是留在成都溫習應考學科，並報考中央大學法律系（第一志願）、武漢大學法律系（第二志願）和四川大學法律系（第三志願）。考試結果僥倖錄取在中大法律系。因為中大用以容納新生重慶中央大學的柏溪分部校舍未能及時趕建完成，我們延至初冬才報到入學。法律系一年級的課程中有一門經濟學，和政治系一年級同學合堂上課，由經濟系主任吳幹老師親自講授。

第一次上課時我留意看，吳老師中等身材、體質健實、目光炯炯、聲音宏亮。講話雖力求國語化，但仍然很容易聽得出帶有四川音。他講課很認真，有時也說一些輕鬆的話題。可惜只講授了一個學期，就改由一位回國不久的李姓講師擔任。

第二學年我們搬到沙坪壩校本部，和三四年級同學見面機會比以前多了，從他們的談話中，才知道中大從抗戰開始就遷重慶，圖書儀器全部運來，全校教職員及眷屬、學生、校警、工友都不安順利的來到成都（醫學院二年級以上學生在成都華西壩上課）和重慶，比起北大、清華、南開、同濟、浙大等輾轉遷徙艱苦備嘗，損失慘重，要幸運得多了。這都應該歸功於羅家倫校長有眼光有魄力，決策正確，和吳幹老師的探勘交涉、迅速取得沙坪壩松林坡和柏溪校地。大家的看法，認為吳老師對中大遷校的貢獻，遠比他擔任經濟學系主任的貢獻為大。

民國三十一年夏我畢業了，應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的徵召前往服務。那時吳老師經常住在朝天門附近一幢樓房裏，他好客而又健談，晚間常有朋友學生去和他聊天。我也常去，有時剛剛踏上樓梯就聽到吳老師宏亮的聲音正在高談闊論。後來由吳老師主導開設一月商業銀行，名叫和平銀行，位於銀行錢莊集中的陝西街。同學曹澤清冷紹焄諸兄和我都認得有股。吳老師任董事長、澤清兄任襄理。這是抗戰中期中大少數師生所創的

一個事業，可惜抗戰勝利後大局逆轉，這個小小的事業也就隨大陸的沉淪而消失了。

來臺家居食客常滿

民國三十三年春我進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肄業，校址在重慶西郊的馬家寺，後遷復興關下。學校實行軍事管理，外出時間不多，因此和吳老師、澤清兄等見面的機會也就大為減少了。是年冬，我轉入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團政工班受訓，結業後奉派到瀘州青年軍二〇三師政治部工作，從此離開重慶。以後由瀘州而南京，由南京而福建漳州，終於三十八年秋來到臺灣。吳老師吳師母也到了臺灣，住在臺北市廈門街一條巷子裏一幢日本式平房，房子不很大，不過客室、臥室、餐室、傭人室、廚房、廁所，一應俱全。同學李久樹兄在重慶時期就追隨吳老師，同來臺灣後，好像還在吳老師家中住過一段時間。吳老師來臺後仍然好客，吳師母又非常賢慧能幹，朋友學生去看他們，除了暢談之外，遇到吃飯的時候，便邀入座吃飯。他們自己雖然不大喝酒，但總要備酒待客。後來遷居中和鄉，房屋較為寬敞，經常邀約一些朋友學生到他們家裏吃飯。再遷外雙溪東吳大學教授宿舍，三遷內湖中央民意代表宿舍，都是經常請客，而我也就不時前去叨擾。

東吳復校功不可沒

吳老師來臺後，除了以立法委員身份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特別是財經方面的法案，多所獻替之外；他還利用餘暇在東吳補習學校講授經濟課程，對於東吳大學的復校，他出力很多。尤其城區部校地的購置和校舍的建築，他的貢獻更大。東吳復校之後，他不僅繼續授課，並且還擔任相當長時間的商學院長。由此觀之，吳老師畢生諄人不倦，為國育才，對於名利，則極其澹泊。

以上所述，是我所知道吳老師生平事蹟的瑣瑣大者，現在再敘述一點細節。吳老師有時喜歡講：「年輕人做的事情，有些是要算的，有些是不要算的。」頭一兩回聽到這幾句話，不覺得有什麼感想。後來閱歷較深，再玩索這些話，覺得很有意思。就字面解釋，是說年輕人所做出來的事情，其中合情合理，正大光明的，是要算數的。至於胡作非為，荒唐可笑的，那就不算，就當沒有做過一樣。深一層解釋，就是對於知識淺薄、經驗缺乏的年輕人，所做出的荒唐胡鬧的事，不必計較，而取其做的正當的事，使他不自暴自棄，而努力向善。這與往古聖人所說「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不正是同一道理嗎？這對於為人長上的人和年輕人都有深刻的啓示。就以我自己而言，年輕時期做過的事，可以算的不多，不可以算的倒不少。幸而遇著的老師、長官大都是具有與人為善風範的君子長者，因此才能使為國家社會勉強盡其棉薄，而未被棄置。民國三十五年秋，我奉國防部命令主持瀘縣青年職業訓練班，收訓青年軍二〇一、二〇三、二〇五等三個師退伍的青年兵。全班教職員學生共兩千多人，學生自然是青年，教職員也都很年輕，我本人也才二十七歲，我帶這兩千多年輕人的基本態度就是吳老師那幾句話富有哲理的話。我以後服務政軍機關和黨務機構，大概都是從事人事和組織工作，對象都是人，我仍然以吳老師那幾句話作為待人處事的原則。回憶初聞吳老師講這幾句話到現在已經五十三年了，五十三年來我未嘗忘記，而且待人和自待也大致都是依照這幾句話，我可以說是終身行之了。吳老師雖然已歸道山，可是他諄人不倦和與人為善的精神及風範，則必將與世長存。

八十年五月十三日撰於臺北



① 經濟學家吳幹教授與夫人及男女公子合影。
 ② 一九八九年吳幹教授家族感恩會在紐約聚會時留影。(參見
 七頁邢慕寰，八頁易勁秋文)

